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二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續編（六一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二冊）

宋昌祖謙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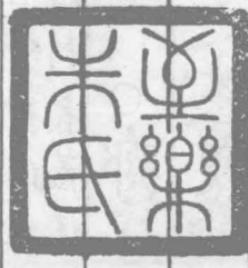
祈

勤衣反

父

甫音

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詩二言二十一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禩之兵甲。

鄭氏曰：書曰：若

疇折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折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折。

○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

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鄭

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

職廢。羌戎爲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

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

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

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

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

王之爪牙之士

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貴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

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貴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

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履止反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

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辦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

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

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

古了

白駒食我場

直良

苗

熟陟

立

之維之以

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

曰苗宜去圃而去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

散則通○毛氏曰絜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謂絆其足維

謂繫
也。

○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

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

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

欲留之。

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

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

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

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

彼義反

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

爾優游勉爾道

徒遜反

思

程氏曰貴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貴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道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

陳氏曰於

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

○釋文遁作遯曰字

又作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反

一束其人如玉毋

無音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

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旣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貢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

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
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
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道思者言
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
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
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
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不

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
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
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
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
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义於此而將歸矣無
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

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
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
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鵠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
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相

况甫
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

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相解見鵠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婣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

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
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
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
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
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
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
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
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

蔽必制

芾

方味

其樗

敕書

昏姻之故言